

萬香齋拾叢書

國

清河集卷五

袁君夫人史氏墓誌銘

出

夫人史氏，四明人。曾大父浩，相宋孝宗太師保，鑑軍節度使。魏國公致仕追封越王。謚忠定。曾祖妣貝氏，齊魏國夫人。從大父彌遠，相鑑宗理宗太師中書令。大父彌堅，端明殿學士屬兄中書令當國家居十七年。以資政殿學士光祿大夫奉化郡開國公致仕贈太傅謚忠宣。祖妣趙氏，新安郡主封衛國夫人。崇獻靖王伯圭之女。父諱賓，之朝請大夫直敷文閣荆北路轉運副使贈通奉大夫妣王氏，宋相淮之女。孫葉氏，俱贈碩人處州姓袁氏，同郡人。曾大父昇贈大師衛國公。大父韶同知樞密院事，資政殿大學士銀青光祿大夫奉化郡公贈太師。越國公。父諱似道，朝列大夫知嚴州軍州事。初，敷

文每言吾大父外大父皆眞太師婚嫁必當吾門敷文
病嚴州日往候之敷文曰願以幼女屬公子某嚴州起
謝吉日納幣旣七日敷文卒夫人時年六歲未幾嚴州
亦卒越十有一年歲辛酉夫人嬪於袁夫人諱棣卿字
景華幼簡靜有威儀父卒時坐牀下哭不輟聲彊之食
不食未葬不少離殯次服除嘗一至庶母室至嫁復一
至別之外庭人不識其面伯父賓州家法嚴正有事於
廟夫人禮相祀事低首僵立至徹不少動旣歸處州敬
焉處州少好騎射夫人正色諫止交游有至廳事者夫
人牖屏閒窺或非清謹士卽掩衾就睡明日徐日先丞
相家恐無此客處州亦爲之謝絕中表俱貴家務相扇
以侈夫人獨崇節儉動遵禮則歲丙寅某月某日以疾
卒於臨安官舍壽二十有一是歲冬十一月葬於鄞縣
通遠鄉建奥之原以宋宗祀明堂恩追封安人後三十

有三年處州卒別葬於桃源鄉慈溪奧之原相望十里
外處州諱洪字某清粹雅博爲士林之表仕宋至朝奉
郎通判建康府事歸聖朝同知邵武溫州處州三路總
管府事階朝列大夫俱不任夫人一男三女男稱翰林
待制文林郎兼國史院編修官女長適宋相史莊肅公
嵩之之孫似伯前將仕郎次適宋工部尚書余天任之
孫昌期前通仕郎次適宋資政殿大學士史巖之之孫
益伯前承務郎孫男三璋早世瓘琰文四長適同知餘
姚州事趙孟貫餘許嫁未行初夫人卒少母張氏來撫
袁氏兒及見袁氏兒女嫁娶終於袁氏處州葬之於夫
人塋外翰林博學能文辭而學甚正辭甚古故家流風
清修可尙明善友焉子曰手書其世家以請曰桷生七
日先夫人沒先夫人沒由桷之生生而不識母之音容
何痛似之願得君文表墓使先夫人之世之德不泯永

遠或可以蓋稱不天之罪再拜明善答拜起讀其所書
曰夫人出大門歸大門處州爲夫翰林爲子可謂無憾
雖不永年得於天者止乎是又何歸咎其銘曰

相彼里仁有樂維鄞誰其高閥奕世相臣相臣文孫來
嫁於袁猗有袁氏輔宋天子左闕右閱聯芳對峙維處
州君士林孤秀靜女其來君子是遭被服閒閒其儀肅
肅廟祀斯嚴膺茲百福治爾宮事莫不柔嘉內則無違
載宗有家嗟哉物理若忌成嬾胡斯大年廿一而止昔
褓中兒世業在傳克開厥後有壽而先壽匪自人天奚
咎天生也無憾沒不隱賢身壽不百名壽踰千我銘勒
堅畢世昭宣

文類五十二

翰林修撰致仕董先生墓碣銘

揚州總管王君結余友也馳過其家中山授余崔助教
詠狀曰此結師也幸公銘俾諸孤刻之墓神道是不沒

吾師矣余以義不得辭諸總管則取其狀讀之曰先生姓董氏諱朴字太初隱居五十年壽八十五以卒嘗爲陝西道按察司檢法太史院主事俱去之集賢院臣奏其賢特授翰林修撰承務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致仕先生之學蓋明理爲本篤行爲要最其所至則文雅安_恬者也其教人也善因其才而究其器故千里閒化之學者不之字號曰龍岡先生先生朔州人曾大父遷邢著戶版大父資祿妣韓父彥成妣李農焉先生穎異過人學於樂舜咨劉道濟遂以儒顯娶張生三子予一女先先生卒二十七年長子慶雲次子慶元慶隆女適張德祿孫男四曰壽_憲祖_憲叔_憲蘭_憲孫女二曾孫男三曰長孫昶孫澤孫曾孫女三先生卒之歲爲延祐丙辰月爲辛卯日爲乙亥葬之日爲己丑其兆在唐山之陽云夫含光蘊秀蹈高遵素惟潔身之士乃能行之

惟有道之朝乃能容之跡其臨蒞銘之也宜辭曰
龍岡之支淵淵以池種蓮於茲面我茅茨池水之清比
其風靈蓮花之聲配其德徵猗嗟後生於考於評仰止
斯銘千載而鳴文類五十五

元氏清河新阡表

元氏有二一曰衛大夫咺一曰拓跋魏魏之元著於河南而吾曾祖諱興君家於大名之清河譜系無所徵據不得上知族里諱興君娶彭氏生子曰諱泉君曰諱聚君曰諱海君諱泉君娶張氏生子曰諱信君諱聚君娶楊氏生子曰諱珍君曰諱成君曰諱玉君諱海君娶高氏生子曰諱天祐君曰諱進君曰諱瓊君曰諱瑛君曰諱貢君由將仕佐郎提舉杭州酒使司知事徙蘆灘鹽場同管勾諱信君娶楊氏生子曰弼曰德曰恭諱珍君娶張氏何氏生子曰諱良曰矼今將仕郎高郵屯田提

舉曰諱林曰榮曰瑩曰岱諱成君娶趙氏生子曰巒曰
善諱玉君娶郭氏生子曰通曰福曰嘉諱天祐君娶胡
氏生子曰珪諱進君娶焦氏生子曰諱或允諱瓊君娶
楊氏生子曰諱山曰顯曰世彥曰世傑曰檜諱瑛君娶
張氏生子曰義曰從政今湖廣行中書省宣使諱貢君
娶弭氏生子曰明善以儒起家由登仕佐郎樞密院照
磨爲中書省知管差除掾弼娶王氏生子曰起良娶李
氏生子曰賢矼娶皇父氏生子曰亨榮娶丁氏生子曰
敏曰懋巒娶楊氏生子曰衡曰衍善娶侯氏生子曰帖
通娶李氏生子曰翰福娶閻氏生子曰幹或允娶孫氏
生子曰秀山娶鄒氏生子曰振世彥娶劉氏生子曰揚
世傑娶鄒氏生子曰播義娶任氏生子曰嶠曰峻明善
娶李氏生子曰蒙曰晦諱興君以下葬於縣城郭西賈
莊之東諱天祐君以下別葬新阡去祖塋西南七十五

步仰惟吾祖和厚懿恭懷光弗耀再世而發於吾考吾兄而明善不肖亦忝朝命執事機要蓋懼夫族大日遠昧於冥漠之中緝學勵行命不逮者有焉趨下漸邪而幸振顯者理無是也雖然益遠益大垂美無窮豈無其人嗚呼元氏子孫其可不鑒于茲文類五六十六

平章政事廉文正王神道碑

世祖皇帝克肖天德克承帝命一天下而國環四海而家時則有三五臣同德佐命恆陽王其烈烈者歟蘊經國之學展命世之才剛明正大清修峻潔所處而經權合所趨而事庸立西定秦隴東靖齊魯北安遼碣南撫荆湖在中書六年大經大法大忠大直巍巍焉邁前王之佐巖巖焉爲後哲之師聖賢際會道義交孚豐功鉅業光耀金石烏虖偉哉王姓廉氏諱希憲字善甫北庭

人考諱布魯凱雅從同鶻國王歸聖朝官至真定順德
諸路宣慰使贈儀同三司大司徒追封魏國公謚孝懿
妣石抹氏追封魏國夫人司徒十三男子魏國之男曰
希閔正奉大夫蘄黃等路宣慰使次卽王王生司徒拜
廉訪使之命顧曰兒適承慶宜以官氏遂廉姓王自蚤
歲已見偉度魏國延明師教之以經輒掇其要言試諸
行事年十九宿衛世祖王邸一日問王所懷何書對曰
孟子又問大指對曰陳王道明義利不忍一牛恩充四
海上善之嘗呼王廉孟子從征雲南師還留爲京兆宣
撫使關中時爲世祖分地西措隴蜀雜以羌戎號爲獷
俗摧強破姦纖弱起植利賴所及無顧忌焉薦大儒許
公衡提舉儒學辟智仲可參綜府事屬所居堂曰止善
公退卽與諸儒講求事君立身大義評品古今人物是
非得失焚香鼓琴夜分乃息時戎車日駕邊需繹騷惟

以養民爲本餉餽亦給有一大駟貸母錢予人徵子數倍王曰歲月雖久子止侔母後遂著爲令詔儒而隸者聽贖京兆諸豪不肯奉詔王悉良之或粗識字義者卽予錢使著儒版未幾宣撫司罷從世祖伐宋下鄂城命王入籍府庫出率百餘儒生伏謁軍門上指庭實曰恣汝所取王但取一墨因請軍士所俘儒生以官錢購之脫五百人隸憲宗崩於合州世祖班師王首陳大計曰殿下太祖諸孫先帝母弟旗指六詔羣蠻耆定師今入宋鄂城卽下天道人心所嚮可識且收攬英賢政爲今日神器所屬非殿下而誰王奏曰聞劉太平霍魯海復至陝西渾都海騎兵四萬大駐六盤征南之師散屯秦蜀太平挾才而姦素附阿里勃哥憚王威明糾惑羣情據險致死殆將不利卽命趙良弼假事往覘以報初憲宗南征以季弟阿里勃哥留守至是發河朔民爲兵將

與上爭王旋奏罷所發宗王塔察兒東諸侯之長也上欲好之難其所使王請行既饗語及渡江王大稱慕上之威德勞烈乃曰大王屬尊義重發言推戴誰敢不協宗王悅從還奏所語上驚曰顧乃大事何爾輕脫對曰臣書謂時然後言臣察其幾言入其誠爾趙良弼來奏悉如王算難猶未作也歲庚申春上至開平諸王宗戚咸會塔察兒率先勸進王奏曰阿里勃哥挾居守之權鬼奪其鑑或竊位號令至違從順逆立判若早承大統詔告天下彼或顧望我有辭矣機會之乘不容髮聞上良久曰吾意決矣翼日登大寶位建元中統王奏封高麗世子佛爲高麗國王還之其國奏遣郝經使宋詔宋主息兵講好上慮關右難作命王宣撫陝西四川道劉太平霍魯海聞王當來急傳先入京兆王遲二日至宣卽位詔人情稍定遣使詔六盤渾都海殺所遣使馳召

成都帥密里霍者青居帥乞台不花約劉太平霍都海
內應王得急報夜集僚屬議王曰今日之事吾請任之
脫問專擅罪不若及乃遣萬戶劉黑馬等掩捕劉霍其
黨皆衷甲待約捕至鬪而就縛罵太平後事遣萬戶劉
黑馬誅密里霍者總帥汪惟正誅乞台不花佩同僉總
帥汪惟良金虎符銀印將其兵進討惟良辭非朝命王
曰身承密旨君第子國事已馳奏矣予其軍銀萬五千
兩別發諸軍四千命八椿將之戒八椿曰君所將烏合
未經撫循六盤精兵慎勿輕鬪鳴爾金鼓大張聲勢使
之不東吾事濟矣兩軍旣行濬隍完城儲材聚糧爲城
守計赦至近郊王曰劉霍在獄是何可宥戶諸康衢然
後出迓王乃上奏曰停赦殺賊擅發諸軍專將惟良臣
罪當死謹籍家貲以俟嚴命上曰書生貴權政謂此也
詔曰朕委卿專制一方事當從權毋滯文法坐失機宜

佩卿金虎符節制諸軍別降制書虎符授汪惟良入樞
遣其子執二人來獻曰方受六盤重賞及械繫其黨五
十人乾州請誅之王曰渾都海西而不東吾知其無能
爲也悉殺此曹徒攜眾心因其怖死釋非藉力乃送二
人於京師餘皆縱去面誨八椿之子使曉其父果得此
軍之用八椿振旅躡渾都海軍後阿覽答兒爲阿里勃
哥曰和林師來與渾都海合於甘州朝議欲棄兩川退
保興元王上奏曰四川方爲糧餉已足無故自廢成功
後悔爲晚乃不棄兩川進拜中書右丞行秦蜀省事渾
覽兵旣合遂東王師前驅不利旣而汪帥八椿軍會諸
侯兵力戰獲阿覽答兒渾都海首臯之京兆市三日諸
軍退屯便地王上奏曰大丈夫事也拜平章政事賜
甲第一區王時年始三十奏四川降民散處山谷請禁
我軍毋虜掠違者罪及其帥諸販易生口者罪之由是

降者如歸獲知資州張炳震統制王政辭有老親王使持書與宋四川制置使余玠俾知天命玠得書斂守疆界不敢妄動鞏昌帥上鎮戎州叛者四百人王但誅其首惡五人餘悉原釋詔還朝入中書參政商挺馳奏略曰秦蜀重鎮非廉相不可詔歸王東川帥欽察誣闐州降將楊大淵反王手書與大淵開誠撫慰大淵感泣軍府乃安瀘州降將劉整囚我叛人數百軍吏請誅以戒王曰力屈而降豈其心哉奏而免之導整入覲手書宰臣使整有所觀感恩決其心當得死力王移書管安撫程都統張敘州曰汝家今在成都令所司供億優厚無他慮也聽程都統子鵬飛歸省於是恩及宋人矣詔括京兆諸郡馬牛以濟河西王奏曰關中兵亂凋瘵已極歲賦不充不堪此役奏入特復二年馬牛免括其年自春涉夏大旱王步禱終南其夕大雨司徒請朝奏曰臣

子希憲誤蒙獎拔恩過其分且事多專制輒恐開後釁
上曰朕欲大用希憲久矣第以西南事重難於代者朕
自知之卿勿疑懼詔入中書平章事王以天下自任乃
振舉綱紀綜覈名實汰黜浮濫抑逐僥倖首議行遷轉
法會魏國薨王力行喪禮水不入口者三日每慟嘔血
毀瘠幾至滅性旣葬藉草枕塊必於終制諸相往起未
至廬所聞其哭聲之哀不忍言而退爲詔奪情至元改
元進榮祿大夫明年行省事山東省併州縣黜陟官吏
承制行事東諸侯聳懼聽命其爲民害者登與除之爲
民利者登與興之凡兩閱月召還俄司徒薨力請終制
上不聽強起之墨衰卽事自王居憂中書滯事千數上
曰其留希憲決之之大都未及旬浹剖析如流事聞曰
相已得人朕復何憂車駕還幸左丞相史公天澤顧諸

沮撓遷轉法行五品以上宣授六品以下敕授罷天下世
官諸路歲貢經明行修長於吏治者各一人中貴人傳
旨朝堂云云王曰小臣預政此其漸也當中覆之覆奏
上朕中貴人阿合馬領左右部俄其黨自相攻擊詔中
書鞫實王窮詰其罪奏杖阿合馬罷其所領上諭王曰
吏弛法而貪民廢業而流工不給用財不贍費先朝嘗
已戚矣自相卿等朕無此戚王對曰陛下聖猶堯舜臣
等未能以皋契之道贊輔治化以致雍熙懸對天顏今
日小康未足多也上因論及魏徵王對曰忠臣良臣何
代無之顧人主用與不用爾言者訟史丞相子姪布列
中外威權太盛久將難制詔王罷丞相政事待鞫王奏
曰知天澤深者無踰陛下粵自潛藩多經任使將兵牧
民悉著治效以其可屬大任固使丞茲相位小人雖竇
有言陛下察其心跡果有跋扈不臣者乎今信臣故臣